

我毫不懷疑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領域的抗爭會有利於女人的生存，我自己也一向大力參與這些領域的努力，但是我不懂的是：為什麼這些領域的抗爭一定要特別排除或延後情慾領域的平等要求？

# 女性主義

## 重訪豪爽女人的爭議

# 性

# 解放

◎何春蕤

(或全體女人)有利的做法。我毫不懷疑在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領域的抗爭會有利於女人的生存，我自己也一向大力參

一九九四年九月我出版《豪爽女人》以後迄今已經三年了。但是關於女性主義性解放的爭議，卻一直不斷，逐次表現在對A片、網路色情、女人參政、女人與媒體、婦運與同志的關係、T婆之分類、性騷擾、掃黃、廢娼、香爐等事件的不同看法上。最近因為準備出版有關《豪爽女人》論戰的書，有機會重溫一些對女性主義性解放的批評，竟赫然發現這些批評至今仍時有所聞，只是修辭或問題脈絡略微不同而已。由此可見，某些觀念是十分根深柢固的。

我不敢奢望在此能完全反駁這些一再重複的批評，更不可

能解消一再重複的深層心理固執或焦慮，但是我覺得也應該至少表達我的反駁意見——既對批評者的尊重，也是為婦運內部的爭議再添火力。

### 誰能性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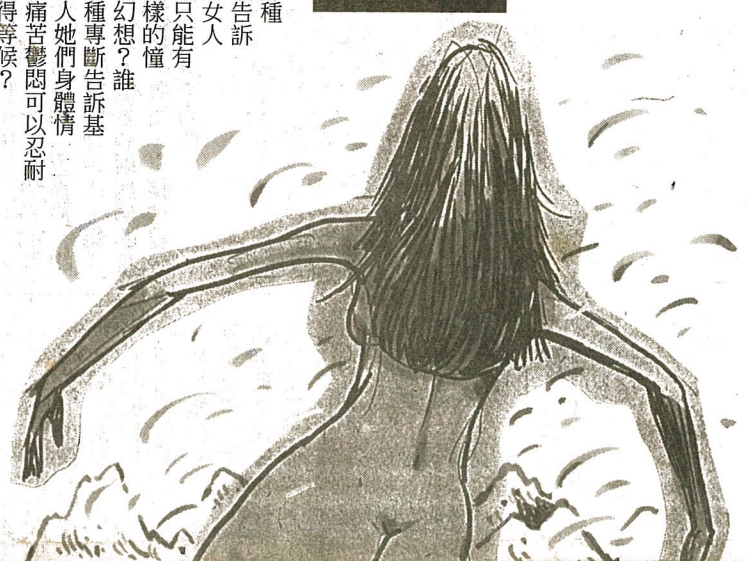
許多人認為女性主義的性解放論最大的問題就是：就改造社會的運動而言，相較於政治經濟教育或者更籠統的所謂總體社會結構，情慾領域並不是主要的抗爭場域，甚至完全碰不到最根本的問題。持這些論點的人於是祭出對豪爽女人的階級分析，說情慾是只有中產女性才有能力想要的奢侈品，與基層女人所忙於的基本生存

需求根本無關；或者，說豪爽女人需要特殊的長相能力和裝備資源才可能全身進退，一般普通的基層女人若是妄想情慾自主就會滅頂；或者，說女性所遭受的性壓迫終究只是階級壓迫，因此情慾問題的解決仍繫於整體社會結構的革命和階級社會的消滅，而豪爽女人的改良式性解放會延緩革命的時機。

與這些領域的努力，但是我不懂的是：為什麼這些領域的抗爭一定要特別排除或延後情慾領域的平等要求？——追求政治平等並不就此排除追求經濟平等；追求經濟平等並不就此排除追求教育平等，為什麼碰到情慾平等時就有不同的對待？難道我們會因為基層女人在政治經濟上的弱勢，而斷言她們只能努力滿足最起碼的生活需求（但不包括情慾這種日常起碼的需求），說基層女人沒有權利「追求／要求」有機蔬菜？礦泉水？韻律舞？消費者權益？雙語教育？電腦知識？說白一點，誰有那種權利可以先見的替基層女人決定什麼

是奢侈，什麼不是亟需的？誰有那種霸氣告訴基層女人她們只能有什麼樣的憧憬和幻想？誰有那種專斷告訴基層女人她們身體情慾的痛苦鬱悶可以忍耐、值得等候？

質疑的人還是堅持，許多女人連基本的生存、基本的安全都不可奢求，又如何能期望情慾的享受？對，落入這種惡劣處境中的女人恐怕連參政權、受教權、就業權、升遷機會，甚至婚姻自主都不可奢求，質疑的人又為什麼還是繼續熱烈的鼓勵她們關心政治，爭取權利，進入教育，並且堅持政治、經濟、法律上的權益對基層女人是不可或缺的呢？這樣的偏頗值得反省。是否有最常見的性恐懼症，以及對情慾的歧視包含在內？更有意思的是，當有些女人已







# 女性情慾向

## 男人輸誠？

動立場？好不容易有些女人衝開了一點點情慾空間，質疑者的階級解放態度為什麼不是打蛇隨棍上的推動女人並肩作戰，要求分享：「妳們能，基層女人也要能」；反而是故步自封的擺出對立的姿態：「基層女人還不能，因此妳們也不能」？難道階級義憤一定要混著妒恨情緒出現？

作為一個漸漸掙脫長年的漠視和醜化，以高亢的自我肯定開始現身的抗爭領域，情慾從未企圖取代或輕看女性在其他領域的權益，但是卻一直被抹黑成「只要」情慾，不要別的東西，以至於情慾一發聲，就被視為篡奪了婦女運動爭取媒體關注的努力。

其實，此刻情慾話題之所以在媒體上似乎享有很高的分貝，根本不需要刻意炒作；多年掩抑之下所形成的神秘感和禁忌感，本身就蘊含了巨大的能量和吸引力。而在這方面，主流婦女運動一向拒絕以正面的、強悍的、肯定的態度來積極耕耘情慾領域，恐怕也大大助長了那個好奇窺密曖昧惡意的氛圍，又還有什麼權利一味責備那些終於開始翻身的情慾主體帶動禁忌話題？又還有什麼立場全面責備媒體被新興情慾議題吸引，不夠關注了無新意的老生常談呢？

也有質疑的人說，對情慾的追求會使得女人更深刻的落入男人的掌握，因為，面對男人的主動積極追求，層出不窮的性騷擾和強暴、色情材料的觀點和內容，女人用嚴詞抗拒或責備都來不及，怎麼還能放下防衛，擺出自己也有情慾需要的樣子呢？換句話說，從前女人是靠著無慾純潔的高道德水準，才能在拒斥的時候贏得正式形象；要是女人想要性高潮，她還能有什麼無可指摘的立場去抗拒男人給她的性騷擾呢？

不過，不知道質疑者有沒有想過，這不正是父權一向用來約束女人、限制女人的說法嗎？當社會大眾追問被強暴的女人衣著是否暴露，性生活及交友狀況是否複雜時，我們都會立刻抗議那是控制女人的身體自主權，怎麼這會兒反而自我設限了呢？我熱愛情慾享受，那是我的權利，並不表示誰就有權侵犯我。這才是身體自主權的徹底伸張嘛！

「可是，男人不會尊重妳啊？妳說要性高潮，他就來騷擾你了！」說得有理，但是，許多女人什麼都不說，一天到晚都是聖女的模樣，男人不也照樣騷擾嗎？再說，難道因為可能會被騷擾，我們女人就放棄發展自主性嗎？豪爽女人絕不會屈就。

另外一些自命有理論思考的人則冷冷的說，性一向就是被男人主導的世界，豪爽女人在情慾上的追求其實沒什麼真正的解放力，因為，這種女性情慾的表現方式根本是在模仿、學習、靠近男性慾望。（大概是說多伴侶、積極主動、研究改進情慾本事、享受情欲等等都是男「性」的表現吧！）還有，自命高人一等見解的人還指出，女人若想要追求性高潮，那不是很生殖器中心嗎？（這個見解我還沒想通，難道這些有智慧的人認為女人一定要男人的生殖器才能有性高潮嗎？所謂性交就只是男人穿刺女人、只有一種固定的意義和內容嗎？豪爽女人從不那麼侷限，但是也絕不特別避諱生殖器性交。）

終究，理論取向的人想要問的是：有沒有一種情慾是「真正女性的」？不帶男性痕跡的？

面對質疑者臉上那股義正詞嚴的神色，豪爽女人不禁啞然失笑。如果說所謂「真正女性的」就是和男人截然不同、無關的東西，那麼像獨立上進、冷靜客觀、博學理智、堅毅勇敢、強壯決斷等等被視為男性

特質的東西，都和女人無緣了？如果此刻被視為男人的東西，女性主義者就棄守不要，不搶回來轉化使用（說真的，政治、教育、經濟等等都曾經被視為男人專屬的禁地哩！女人還不是去搶過來了！）那麼女人在人生還剩下多少可取的發展方向？就算要發展一種「真正女性的情慾」，我們要從什麼（不和男性沾邊的）文化資源中生產出它來？難道我們能無中生有？唉！我還以為我們早已超越了漢賊不兩立、劃地自限的狹窄心態了呢！

老實說，在性的世界裡，我們不能只用性別二分去看所有的情慾模式。（變裝或易服者的情慾是男人的還是女人的呢？）把一切情慾都定性為不是男的就是女的，這種性別化約論根本沒法適切地了解性領域的複雜差異。而這些複雜差異的情慾——也就是情慾世界中被視為變態、偏差、不倫的各種情慾模式——正是發展新女性情慾的源頭活水。

再說，追求「真正女性的」情慾模式應該是去虛心認識每個具體的女人在真實生活中的情慾存活方式，以多元開拓的自我創造發明實驗，向著不斷重新定義的「女性」前進；而

不是充滿焦慮，預設立場的檢驗排斥別人的情慾實踐，自以為義的要求人人都像自己那樣「正確的」認識和體驗情慾吧！

說真的，許多人以為性是男人主控，是男人專利的事，女人要是涉足就一定失身倒楣，痛苦傷心，因此這些愁苦的人看見豪爽女人走路有風時，就有衝動要酸酸的說她是妄想情慾世界中拚得過男人。可是，父權的世界有哪一樣東西不是被男人建構掌控的呢？搞不好連這個「女人在情慾世界必然絕望無力」的圖像也是按照「男人主導一切」的父權神話建構，以便讓女人因為絕望無力感而自動退縮，不敢在情慾世界中奮鬥呢！更不要說許多主流女性主義者一心一意想要佔有的國家機器了，那更是男性精神的具體操作呢！而如果連最骯髒的政治國家機器都已經在此刻被列為女性主義奪權的首要目標，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開始」想像另外一些文化脚本，創造另外一些關於性的敘述，把情慾也列入女性主義奪權的目標呢？

關鍵恐怕還是在於那個突破不了的賺賠心理。